

中心趣味

正中科學知識叢書

生之为人

著質良桂

行印局書中正

味中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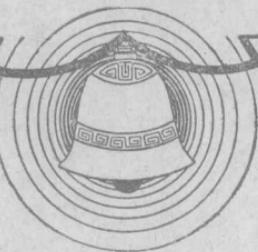
正中科學知識叢書

人之一生

桂質良著



正中書局印行



有所權版
究必印翻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
女人之一生

全一冊 實價國幣五角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桂質良

發行人 吳秉常
南京河北路本局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上海南
福州路
太平路

醫病十六講

胡商題



序　　言

晚近醫學的進展，已使人們漸漸覺悟得，做醫生的，除看病開藥方以外，不少的時候，還要代法官，律師，巡警，教員，牧師，甚致於父母，施行職務。病人有不願或不能向這類的人們所說的話，往往可以坦白的對醫生講。每每這些人不能或不便回答病人所問的話，而醫生卻能答復，並且比較可以答復得清楚，切於實用些。所以人們樂於求教醫生的，日漸增多。

現代式的醫生都知道，人之爲物，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個體；他的遺傳的品性，心理的構造，體質的組織，過去的經驗，環境的影響，都是造成這個個體——人——的重要分子，不可以彼此分離，單獨而論的。醫生對於病人，應當拿整個的個體，對於某種病所生的反應，爲主要的目標，而不僅以某種病爲研究的對象，以致忽略了生病的人。譬如就傷寒病來說，從

前的醫生，只知注意研究傷寒的桿菌，及它所生的種種病徵，而忘了這一個複雜完整的個體。現在的醫生，對於疾病，不是那樣簡單的看法，他要看某個病人，在其各別的遺傳，環境，心理，體質，經驗等等，總和構成的個體內，因受傷寒桿菌的侵犯所生的反應。各個人的構成的分子，既然不同，當然因受桿菌而發生的反應，亦各有異，所以現代醫生的職務，特別加繁劇了。

人們一般的心理，覺得醫學是專門的學術，不需要的時候，當然不必過問，不幸而染病，有這些專門人才診治，將性命交與他們手裏，聽其安排，所以不必自己操心。這固然是信仰醫生，不過對於日常的醫學常識，茫然不理會，我認為也太近於自棄。譬如聽音樂，對於音樂完全為門外漢的，聽起來自是索然寡興，但是稍微懂得一點，比較是有味些，懂得的程度愈深，欣賞的程度亦愈高。又如我們對於自然界，也是一樣，我們必先懂得自然——懂得透澈——才能用人力來征服自然，利用自然。在未開化的民族，他們根本就不明瞭自然是甚麼，所以把女神鬼怪，附諸自然，結果是迴避自然，畏懼自然。我們對於生命這件東西，又何嘗不是如是？其實醫學知識，是幫助我們認識生命的工具。勢必懂得生命，始能欣賞生命所

給我們的生活，才能享受快樂的日子。生老病死，雖然無一不苦，亦無一不樂，苦樂的區別，就要看各個人的知識充足與否而定。我們在生活上，有不少的煩悶苦澀，是從誤會出來的，誤會之生，是由於相當的知識不夠。

在過去幾年中，有不少的人，到我門診來，問了我許多的話。從表面看來，那些問題，也許庸凡無味，然而從骨子裏推敲，卻極其複雜，極其有趣。我按照各個人不同的情形，分別回答了。在近一二年來，問這類問題的人，日漸加多，而所問的，又實是大同小異。這使我感覺得日常生活之關於醫學的一些常識，有普遍化的必要。因此我才彙集門診談話，與平昔討論的材料，成此小冊。凡有益於婦女日常生活的，由嬰兒呱呱落地起，直至壯年而老年的種種重要問題，用簡單而非技術的文字，依次敍出，以求大多數無醫學知識的人們能明瞭。若是能夠避免些自相摧害，自暴自棄，及其它種種厭惡生命的表現，而同時能增加認識生命的機會，俾人人可以欣賞美滿愉快的生活，那算是我寫此本書的一點小意思，達到了目的。

最後，我要謝謝胡適之先生，潘光旦先生，同外子聞亦傳給了我許多的幫助。

桂質良，北平，二十五年十月十日。

目 次

一 生產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1
二 孕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10
三 不孕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17
四 通經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26
五 嬰兒的衛生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32
六 兒童的怪癖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41
七 青春與月經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48
八 手淫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56
九 同性戀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61
一〇 婚姻與疾病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67
一一 婚姻與事業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73
一二 結婚的恩怨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80

一 生 產

每次走到產婦的病房裏，我就想起這麼一回事：她是一位廿餘歲的少婦，與其丈夫感情甚篤。當他們第一個孩子未出世時，不用說凡屬懷胎的衛生知識都是應有盡有的仔細研究實行了。好容易望到九個多月，眼見他們的孩子要快誕生。有一天夜半裏這位產婦有了動靜，連忙叫汽車送她到醫院，交給一位天字第一號的產科醫師，安置妥貼，這位將要做父親的算是稍微安點心。過了一點鐘兩點鐘以至於四點五點尚未有什麼大的動靜，一直到太陽快要下去的時候，這位產婦開始她的痛陣。雖說她是初次分娩，而其忍着疼的力量還不算壞。她將嘴緊閉着，手抓住牀邊，臉上的顏色一陣陣的變紫了，豆子大的汗珠不斷的往下流，卻一聲也不叫不嚷。她的丈夫看見這種情形，也是渾身渾頭是汗，——急得出汗，——不

停的踱來踱去。只是追着醫師問：‘爲甚麼還沒有生下來？’雖說有人勸他離開病房到客廳去，靜候休息，他卻始終不肯離開他的夫人一步。他看見醫師好似不關痛癢的樣子，獨自安閒的坐在看護室看報，他很不高興的質問那醫師說：‘您看她多麼可憐！爲甚麼不想法子讓她快點生，您不救她我也快沒命了；這樣的苦楚確真是要我死。’那位醫生纔笑着臉對他說：‘不要急，凡事總得聽其自然。您夫人的心臟很好，盤骨合式，胎兒的頭不太大，方位又好，胎心很強，您放心罷。來，來，來，同我打一打撲克牌好了！’誰知道這番話更激發了那位丈夫的大怒，連向着醫師大罵他全無人心。醫師仍微笑的對他說：‘您的焦急我固然是很表同情，不過我做了這麼多年的產科醫師，收生的孩子，不在成千，至少也有八九百個，卻沒有一個做父親的，因生產而失掉了性命。’過不多時，產婦被擡進了產房，空氣似乎很緊張的。但聽見呱呱一聲，胎兒出世了，母子平安。再過一個鐘頭，母親回到她原來的病房裏，嬰兒則送到嬰兒臥室裏了。這位父親忙忙看了嬰兒一面，就趕緊走到他夫人的牀邊，牽着她的手，低聲說：‘咳！我早知生產是如此的痛苦，一定不會讓你受這樣的罪。從今以後，再也不要你生小孩了。’

不到二年的工夫，這位婦人又到這個醫院來了，又快分娩。這一次那位丈夫的愁容卻比上一次至少減淡了一半。他不在產房裏守候，乃在客廳裏沙發上躺着。這一次醫師們沒有挨罵。再過兩年第三個小孩出了世，還是在這個醫院生的。這次咧，這位丈夫既不在產房內，又不在客廳裏，乃是在家中等候醫院的電話。一聲平安報告就算完了事。接着第四位孩子又誕生了。這末一次是在秋初的光景，正是天高氣爽的時候，他同着幾位朋友在西便門外作‘高而夫’之戲，所以在歸家之後，才知道醫院裏有電話，說太太生了一位小姐。他吃完了飯，洗好了澡，才上醫院去看太太。她一見了，不覺眼淚下來。實在因為這一次的生產，異常吃虧，不似從前的順利，並且沒有一個親人在旁來安慰安慰，所以一見了他，情不自禁的要訴苦。可是這位丈夫一點也不明白他太太的心理，反說：‘你不要怕我不喜歡姑娘，我們的兒子不少，添一個女兒也不在乎，千萬不要因為生了女孩子發愁。’這幾句話，更使產婦傷心落淚了。實在說起來，這樣的丈夫還算不錯。有一次一位朋友講她認識一位婦人產前流血，迷信不肯請西醫。她臨危的時候，打電話找她丈夫回去見一面，可是那位先生正在手戰，且戰得大敗，決意‘趕本’，不肯回去。待到天明返家，

她已經一命嗚呼了。

畢竟生產是怎麼一回事？做父母的應該有如何的態度才是？上面所談的頭一位先生，對於第一次的經驗，自然未免少見多怪，而在後幾次，又未免太不關心。至於那第二位先生就根本沒有人道，值不得評議。一次生產，都有一次危險的可能。做父母的都應當具有對於生產的相當常識。

在生第一個孩子時，做父母的當然是心裏很快活，然總不免帶幾分恐懼的心。有的將要分娩的婦人，不是在這位太太面前追問生產時的經驗，就是在那位面前打聽生產時應有的預備。有的朋友們，為要體恤這位將要做母親的起見，故意替她壯膽，說：‘生產並不算什麼一回事，也沒有甚麼苦楚，到了相當的時候，自然而然的會生出來的，所以千萬不要害怕。’再有一些朋友，認為說真話是應當的，所以將自己身歷最痛苦，最艱難的經驗，都詳詳細細的描寫出來，使得這位將要做母親的，十分害怕。這種‘真話’在產婦分娩以先，就種下一種恐怖的心理，這對於生產時是有極壞的影響。

總之，這兩類人都走了極端，一個太過，一個不及。我認為最好的態度，還是對初胎的產婦講，生產是有些痛苦的，不過在自然的程序中，痛苦有輕重緩急之分。世上無論那一件

可寶貴的事業之成功，莫不有相當的代價。生產之有痛苦，就是得子的代價。得了子女的快樂要比那生產的痛苦大得多。有人說母親一聽見她的孩子墮地時的呱呱第一聲，就會把以前所有的痛苦，都忘記了。這是好些個做母親的所公認的事實。

生產一事，如同宇宙間一切旁的事一樣，要順着自然的程序，按步就班去做，不是用人意可以擺佈的。每逢孕婦到了快要分娩的時候，總不免有些着急，恨不得早生了完事。殊不知這種心情，絲毫無濟於事。生產本身，必得經過相當遲慢的一種程序。就普通而言，可以分作三期。第一期是預產，使子宮頸縮短，子宮口變大。在這個時候，最先是子宮往下墜，腰有些酸痛，大小便的次數，特別增加。後來感覺子宮收縮，並有些微痛，初則每一小時一次，次則每半小時，復次每二十分鐘，每十分鐘，直減至每五分鐘。每次相隔愈近，則腹痛愈烈。這個期限大約需八九小時，這就是俗語所稱為‘開生門’的時候。在這個時期，產婦應當注意的是多休息，不要用勁，就是用勁，也是無濟於事，徒耗精力，反貽生產時沒有力量的困難。

第二期是正產期。此期為時比較短些。初胎的產婦，約

需一二小時，在複胎的，不過半小時就夠了。在這個時期，子宮頸已大展開，胎兒頭部已下入產婦的陰道。這時候產婦應當依醫師或護士的指導，將口緊閉，深吸一口長氣，再用力往下推，使子宮收縮力加增，以協助胎兒的產生。但當其頭將出陰戶時，應該將口張開，停止用勁，以免推送力過大，使陰戶有破裂之虞。有許多產婦以為胎兒既將要出來，不如將全力使勁，俾早生完事，殊不知用力過當，欲速反不達，並且有害。這是很重要的一點，不可不知。

第三期為後產期。此時胎兒既出，而胎盤尚存子宮內，故此為胎盤產出之期。就一般而論，胎盤比胎兒要晚產出來半小時至二小時之久。胎兒出後，胎盤要慢慢的與子宮分離，直到完全分離後，因子宮肌肉收縮的緣故，胎盤隨之排出，這也是一種自然的程序。在這時期，最要緊的是聽其自然，切勿着急，更不可在腹部使用力量壓迫子宮，以促胎盤之排出。若用外力，使子宮收縮，則使胎盤於未完全與子宮分離時，即行產出，以致存留一部分的胎盤於子宮內。如此則子宮將長期流血，為害至大。且胎盤或已完全與子宮分離，在未被排出之先，由外力來刺激子宮收縮，如擠壓，或打收縮針，使子宮收縮力過大，子宮口緊閉，則胎盤無產出的可能。所以往往在

大家使用外力已久，而正值疲乏休息的當兒，胎盤反而安然產下。由此可知，不用外力，聽其採取自然的程序，原無多大的危險。若濫用外力，擾亂其天然的步奏，則反有喪性命之虞。友人之妻，居於鄉間，生第四胎時，非常順利，不過胎盤經久未下。請的那位收生婆，見胎盤未出來，便着了急，想用手到子宮裏面，把胎盤抓出來。幸而這個產婦有點常識，不許穩婆動手，不過讓她用力在子宮外面推壓，甚至用門杠來擂。再叫將自己的頭髮，含在嘴裏，死命的用勁，但是胎盤仍不下來。後來大家都弄得聲嘶力竭，只得休息一會。那知在這個當兒，子宮的肌肉，也得着一些休息，終於給胎盤一個機會，自然而然的，順着收縮的力量，落了下來。這個產婦真算是死裏逃生。

曾見某大醫院裏，讓茫無經驗的‘小大夫’，替三等病人收生，眼見胎盤不下來，於是拖的拖，扯的扯，按的按，還是不出來，後來只得求教於‘大夫’。等到‘大夫’來了一看，嚷了一聲‘大家都把手拿開！’不片刻胎盤就下來了。真靈啊！這不是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例子，教我們在胎兒產出後，千萬不可驚動子宮。總要讓胎盤，好好地完全與子宮分離，順着自然的程序產出。否則不完全的分離，與全不分離的情形，都可

流血過多，以置產婦於死地。

人們要知道上面說的三期，是生產時所必須經過的程序。這在初胎的是極其明顯，不過在生過多次的產婦，未必如此的清楚。有的產婦，非常順利，好像腰一酸，腹一疼，小孩即出世來了。當然各個人的性情不同，生產的遲速也有區別。在生產快利的人們，每每在第一期內，並不覺得有甚麼動靜，所以沒有甚麼可驚訝的地方，等到腰部真酸，腹部真痛時，子宮的門早已大開，胎兒順便就產出來了。不過所必須經過的三個期限，還是存在。美國產科先進威廉斯(Whitredge Williams)曾經說過一句話‘生產的時候最要注意的，是給自然一個機會，讓她依着安排好的次序來做事。’庸醫與我國的舊式穩婆誤事，就是誤於剛愎自用，不肯應順自然。只要孕婦平日，經過醫生的檢驗，曉得她的盤骨寬大，胎兒的方位正當，脈搏沒有變態，孕婦的血壓也不高，那末，很可以安心的等候產期的到來，用不著耽憂。

有不少的孕婦，因為要急於早生，她們常常問我：‘催生針是否可打？’這問題也是應當好好的答復的。因為有不少江湖派的醫生，一到產婦的家裏去，往往出於自動或被動的意念，不問長短，先打一針催生針。這對於將來開眼時當然是